

尔雅丛书



止庵 著

RU MIAN TAN

面谈

 安徽教育出版社



面谈

止庵 著

 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面谈 / 止庵著. —合肥: 安徽教育出版社, 2007. 4
ISBN 978-7-5336-4509-0

I. 如… II. 止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51980 号

责任编辑: 唐元明

装帧设计: 朱 锦

出版发行: 安徽教育出版社(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排 版: 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 合肥东方红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650×960

印 张: 17

字 数: 175 000

版 次: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3 000

定 价: 26.00 元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电 话: (0551) 2823297 2846176

目 录

序 / 1

思想之什

生死问题 / 7

谈疾病 / 12

谈温柔 / 15

死亡辞典 / 19

死者 / 23

己所欲 / 27

托尔斯泰之死 / 32

四十不惑 / 35

在韦桑岛 / 38

关于关灯 / 44

真的研究 / 47

善与美合论 / 50

回来 / 54

目

录

1

卡夫卡与我 / 57

读书漫谈 / 60

读书续谈 / 63

读书之什

无情文章 / 69

《心史丛刊》及其他 / 72

关于刘半农 / 75

沧州前后集 / 79

散文家浦江清 / 82

再看张 / 86

最后一幅画像 / 89

《周作人晚期散文选》编后记 / 93

《关于鲁迅》编后记 / 108

《杨绛散文选集》序 / 125

忧思难忘 / 146

慢慢读来 / 149

老妪解诗 / 152

关于贾岛 / 155

《沙鸥谈诗》序 / 159

《沙鸥谈诗》跋 / 163

诗的观念 / 171

关于散文诗 / 176

反浪漫 / 179

普通的生活 / 183

怀人之什及其他

- 最后的日子 / 189
《沙鸥诗选》编后记 / 198
《樗下随笔》书后 / 201
豆棚瓜架 / 204
我的哥哥 / 207
记若影师 / 210
蝌蚪纪念 / 214
关于谷林 / 218
我的朋友过土行 / 220
西施的结局 / 227
在死与死之间 / 233
谈编书 / 241
话说北京 / 244
住在北京 / 247
小巷及其他 / 250
我与书房 / 253
我的笔名 / 256
弃猫记 / 258
巴黎的咖啡馆 / 260

后记 / 263

重印本后记 / 266

序

莎士比亚在《第十二夜》里借一个小丑的嘴说：“好好地吊死常常可以防止坏的婚姻。”这样的话很像后来的“黑色幽默”，我觉得都是承继了古代的智者一流，而智者虽然稀少，倒是东西方都有的。我自己从前写文章说：“只有智者可以做得我们的知己。”我很希望能有朋友时不时地对我说说类似这里小丑的话，无论针对我的人生，还是针对我的写作。如果要我在诗人、牧师、市场上叫卖的商人和智者之间挑拣的话，我宁肯听听智者说的。或者说这里的意思太悲观了罢，不错，是很悲观，但这是对什么悲观呢，智者怀疑的只是人类的某种迷狂而已。人类给自己的打击够多了的，从什么样的打击中都能挺过来，正所谓是“生生不息”，又何在乎这一点怀疑的话语呢。什么时候起人类脆弱到只能听好话了呢，把智者的怀疑看作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未免太夸张了。如果说智者有所怀疑的话，他首先是对自己说的话的效力表示怀疑，否则他就不能算是智者。谁也不会看了《第十二夜》回来就把自己吊死，倒是陷在“坏的婚姻”里不能自拔的人在在皆是。智者是

知道了在绝对意义上言语之无用然后才说他想说的。此外我们也不能批评他是止于怀疑。如果止于怀疑，他就用不着说出他的怀疑了。怀疑的对面是肯定；我们说了，智者怀疑的是人类的迷狂，那么他肯定的就是与迷狂相反的东西，只是他不开药方而只提启示，因为开药方往往有另一种迷狂的萌芽。记得周作人说过，中国思想史上有两个好的传统，一是“疾虚妄”，一是“爱真实”。其实疾虚妄也就是爱真实。比如我读鲁迅的书，最有价值的还是其中怀疑或者说批判的部分，可能有人要嫌他只是破坏，我却觉得他的破坏就是建设。看见黑暗就是光明，没有必要再去找一道光把光照亮。智者不给我们答案，他给我们一个参照系数，告诉我们不光可以这么看，还可以那么看，当然最后怎么看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了。

讲到写文章，我想最好也不要渲染过分或看得太重。从自己这方面看，写作不过是我们碰巧干的一件事情，于社会、历史、人类的意义未必比别的事情大；写作的人不过是一件或若干件作品的作者，如同别的物事也有制造它的人一样。古代的文人譬如竹林七贤等，放浪形骸，傲视天下，大都是针对别的文人的，并非在普通人面前自视高人一等。从读者那一方面看，他们读了咱们的东西，也未必一定会像罗伯特·布朗宁《哈梅林的风笛手》里一城的小孩子那样，听见风笛声就中了魔法跟着走了。说穿了也只是一方面随便谈谈，另一方面随便听听而已，这有一点像朋友之间的关系。一个人可以喜欢完全相反的东西，比方我便是这样；《论语》和《庄子》我都曾下过大功夫去读，关于朋友，两家的意见就是对立的。孔子说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”庄子说：“相啁以湿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”咱们听谁的呢。我想人与人之间还是自由

一点的好，“相响以湿，相濡以沫”，这举动当然感人，但如果有一方面不愿意，那就有点儿恶心了；不过彼此置身于“江湖”，“相忘”也太无情些，还是“有朋”的好，虽然不必央告着他非得“自远方来”。朋友对我来说，好像是世界从黑暗中呈现出来的那一部分。偶尔写点什么，也就是与朋友的一种交流方式，而且是最主要的方式。因为我们干的就是交流的活计，不比别的行当，想交流意思只能是在工作之外。朋友就是意识到彼此的存在。所以如果我以一个人作为朋友，我就想听他说点什么，他若是写文章的，那么在报刊上或书店里看见他名下的东西我就要看一下。我对别人如此，我希望别人对我亦然。如果能听见或说出一两句类似莎士比亚笔下小丑的话就太幸运了，但是也不敢太多指望（至少从自己这一方面来说）。至于这朋友认识与否，见没见过面，其实并没有太大关系。

忘了从谁的书里得知俞曲园曾手制一种信笺，上面画两个老人对坐，旁题“如面谈”，我觉得此语甚好，如果再能出书就取它当书名罢。此一“如”字尤得我意，说来我平素很不擅于与人打交道，即使对极敬重的人也是这样，如面谈而终于不是面谈，庶几可以减免一些拘束与尴尬，又由得我们说我们想说的，这才说得上是“不亦乐乎”呢。

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二日

思想之什

生死问题

李健吾在《叶紫的小说》中说：

“当着一位即往的作者，例如叶紫，在我们品鹭以前，必须先把自己交代清楚。他失掉回护的可能。尤其不幸是，他还没有活到年月足以保证他的熟练。他死于人世的坎坷，活的时候我们无所为力，死后他有权利要求认识。”

对于一篇论文来说，这段话大约属于闲笔，但很使我感动。记得当初刘半农去世后也有过如何对待故者的争议，最后归结为文章里边所表现的反正都是作者自己，那么这里的李氏就显得可亲可敬，总觉得他的心很软，也很暖，真是悲天悯人。此外我也因此对生死之间的事情有所感触，“他失掉回护的可能”，的确对一个人来说，活着是一回事，死了又是一回事。

关于死，人们有过很多议论，似乎还以马丁·布贝尔在《死亡之后》中说的最为确当：

“死是一切我们所能想见的事物的终结。”

而莱茵霍尔德·施奈德描述的临死之前的感受可以当作对

布氏这话的诠释了：

“每迈一步，每次推门，上每级台阶我都在说：这可是最后一次！最最后面的一次！”

从根本上讲，我把死理解为不再可能。生意味着总有机会，甭管它是好是坏，也甭管实现的机率有多大，总归是有这个可能性；死则是所有可能性的终结。只要可能性在现实与想象中不仅仅是坏的，死就是一件残酷的事。俗话说：“天无绝人之路。”对于一个活人来说确实如此，但是死把所有路都给绝了。所以伊利亚斯·卡内蒂说：

“生命的目的十分具体而且郑重，生命本来的目的乃是使人得以不死。”

生命的目的就是为它自己寻找一种可能性。这种寻找，这种被寻找着的可能性，深厚而广大，几乎是无限的——然而实实在在的死使之成为有限。世界被我们每个人直接与间接地感知着，我不知道我的世界从何时始，但我知道它到何时终。一个人死了，对这个世界来说是他死了，对他来说是他和这个世界都死了。而且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：

“凭借继续在他人记忆中存在；凭借在家族中的永生；凭借青史留名的业绩；凭借彪炳历代的光荣——凭借这些都会令人有慰藉之感，但都是徒劳的。”

问题并不在于死后的事情是否确定；问题在于死者无知，对确定与不确定都无知。这种慰藉之所以徒劳，是因为它与一切生命的所有一样，无法延续到生命完结以后。死者可以给这世界遗留一些有形或无形的东西，但他不能再控制它们，它们属于生者了。不错，很多死者因为各种原因至今还为我们所记住，但是当直接来自感知的记忆断绝之后，死者就仅仅是一个

名字，或者说一个符号而已，仿佛是有关他发生的一切其实与他并不相干，因为他早就不存在了。

李健吾说叶紫“死后他有权要求认识”，对我们来说这个“他”是叶紫，对死了的叶紫来说“他”是谁呢。即使像李氏这样去体恤死者，叶紫也是不会知道的；他生前没有听到的话，死后更听不到。“不再可能”不仅仅针对死者本身，对于与死者有关系的生者也是如此。最通人情的李健吾所面对的只能是一个不再有叶紫的世界。我们向死者伸出手去，握住的只是虚空，这是最使我们感到痛苦的。我想起我去世了的父亲。父亲去世给我的真实感觉并不是我送走了他，而是我们在一起走过很长的一段路，他送我到——那也就是他在这世界上最后的时刻——然后他站住了，而我越走越远，渐渐看不见他了。事实往往如施奈德所说：

“我们只有以死为代价，才能发现人、热爱人。”

但也不是由此就要得出悲观的结论。对于一个活着的人来说，死是将要到来的一种事实，而生是现在就存在着的事实。对什么是死以及死之不可避免的清醒认识说不定会给我们一些帮助。保尔·蒂利希说过：

“死亡使人能够探询生命的真谛——也就是说，死亡使人超越自身的生命并且赋予人以永恒。”

从前我写《关于孔子》一文，引用了《论语·里仁》中这一节：

“子曰：‘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’”

我把它当作孔子人生哲学的归结处。现在想来，关于生死问题孔子也有他独特的思考。以“闻道”和“死”来进行比较，很明显死是不能把握的，而闻道是有可能把握的，因为闻

道不论多不容易，总还是隶属于生的一项活动；也就是说，闻道才有可不可的问题，而死却谈不上可与不可。所以依常规讲，恐怕应该是：“夕死，朝闻道可矣。”但孔子偏要反过来说，我想他是有一番道理。在确定的死与不确定的生之间，他最大限度地张扬着生，尽量赋予它一种确定的意义，既然死是不可以把握的，那么就尽量去把握可以把握的生，这种把握的极致也就是闻道。他这么说乃是把闻道放在了死之上。孔子还说过“未知生，焉知死”的话，他的着眼点都在生这一方面，而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同样表现了他这个想法。朝在夕之前，同样闻道只能在死之前；他是说，要在你有限的人生之中去完成你的人生。这样死才有可能不是唯一的结论，死前有生，生有生的意义。从这一点上讲，闻道与蒂利希所说的“永恒”是同义词。

生死之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。最大限度地张扬生，就意味着有限的生命对于这界限的一种冲撞，使得生命的尖锋有突入到死亡之中的可能。欧仁·尤奈斯库是我所知道的对于死最有感受的人，在他的日记里一方面明确地说：“生，是为了死。死是生的目的。”一方面又说：

“虽然如此，我还是全力朝生命狂奔，希望在最后一刻追上生命，就像要在火车启动的一瞬间踩上车厢的踏板一样。”

同样川端康成也在《临终的眼》一文中说过“我觉得人对死比对生要更了解才能活下去”的话。他对垂死的画家古贺春江有这样的描述：

“听说他画最后那幅《马戏团一景》时，就已经无力涂底彩，他的手也几乎不能握住画具，身体好像撞在画布上要同画布格斗似的，用手掌疯狂地涂抹起来，连漏画了长颈鹿的一条

腿他也没有发现，而且还泰然自若。”

又说：

“后来他越来越衰弱了，在纸笺上画的名副其实的绝笔，只是涂抹了几笔色彩而已。没有成形的东西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到了这个地步，古贺仍然想手执画笔。就这样，在他整个的生命力中，绘画的能力寿命最长，直到最后才消失。不，这种能力在遗体里也许会继续存在下去。”

我的父亲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天里忽然计划要创作一个组诗，他口述给我记录时，身体虚弱得连盖的薄薄的被子都不能承担，仿佛收音机的电池耗尽了电，念每一句咬字和声调都渐渐变得不确定，模糊，最后变成一缕缕游丝，在夜间空荡荡的病房里飘散。但他的诗依然一如既往充满了奇瑰的想象力，而且更有力度，无拘无束。当时我就感到好像有一种东西撞破了生死之间的铁壁。我想对于作为诗人的父亲来说，也是写诗的能力比他的生命本身还要长罢。

一九九五年八月十日